孟子正義

孟子正義卷十七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注三者皆謂事可出入不至違義但傷此名亦不陷於惡也疏注三者至惡也○正義曰趙氏以出解無取無與無死以入解取與死一事可出可入謂取可無取亦可是事之兩可者也既可取可與可死故取與死亦非惡但既可以無取可以無與可以無死故取與死則傷廉惠勇之名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則傷廉之名此廉士所知也亦人所共知也若可以與可以無與則忠厚長者豈不以必與為惠乎若可以死可以無死則忠臣烈士豈不以必死為勇乎而不知其傷惠傷勇正與傷廉者同傷廉不得名為廉也傷惠傷勇不得名為惠名為勇也說苑死權謀篇引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

其傷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趙氏之義本此毛氏奇齡聖門釋非錄云金仁山謂此必戰國之世豪俠之習勝多輕施結客若四豪之類刺客輕生若荆聶之類故孟子爲當時戒耳

章指言廉勇惠人之高行也喪此三名列士病諸故設斯科以進能者也【疏】列士病諸○正義曰韓本攷文古本作列孔本作則列是也周髀算經云此列士之遇智說苑臣術篇云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劉向有列士傳三卷見隋書經籍志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注】羿有窮后羿逢蒙羿之家衆也春秋傳曰羿將歸自田家衆殺之【疏】注羿有至殺之○正義曰襄公四年左傳魏莊子云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注云有窮國名后君也羿有窮君之號孔氏正義云羿居窮石之地故以窮爲國號以有配號

之猶言有周有夏也古司射之官多名羿故趙氏明
此羿爲有窮后羿非他司射者也引春秋傳即襄公
四年左傳傳云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
楚辭離騷云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亂
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注云浞寒浞羿相也言
羿因夏衰亂代之爲政娛樂田獵不恤民事信任寒
浞使爲國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慝而專
其權勢羿田將歸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是左傳所
云家衆即逢蒙左傳不詳言其姓名孔氏正義云家
衆謂羿之家衆人反羿而從浞爲浞殺羿也史記龜
策傳云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蠭門淮南子曰
射者重以羿逄蒙門子之巧劉歆七略有蠭門射法荀
子王霸篇云羿蠭門者善服射者也注云蠭門即逢
蒙學射於羿呂氏春秋具備篇云今有羿蠭蒙繁弱
於此而無弦則必不能中也高誘注云羿夏之諸侯
有窮之君也善射百發百中蠭蒙羿弟子也亦能百
中淮南子原道訓云重之羿逢蒙子之巧高誘注云
羿古諸侯有窮之君也逢蒙羿弟子皆攻射而百發
百中蠭蒙門一音之轉蒙即門裴駰引此作逢蒙門
子行一蓋門字也列子湯問篇云甘蠅古之善射者彀

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呂氏春秋聽言篇云逢門始習於甘蠅與孟子所述事近而異

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注罪羿不擇人也故以下事喻之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注孺子鄭大夫庾公衛大夫疾作瘧疾疏注孺子至瘧疾○正義曰孺子為鄭人所使故知是鄭大夫庾公為衛人所使故知為衛大夫襄公十四年左傳云衛公出奔齊孫氏追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注云子魚庾公差孔氏正義云孟子云

云其姓名與此略同行義與此正反不應一人之身行此二行孟子辨士之說或當假爲之辭此傳應是實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追事左傳是孫林父追衛獻公事非鄭侵衛而衛使追也且是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非庾公差學射於尹公佗其中或射或不射即此事而不甚合大抵春秋戰國間其記事不同多類此按此知孟子未見左傳則左傳固晚出之書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古說有難盡解者孺子今日我疾作注何必知是瘧疾殆以言今則有昨言作則有止疾之以日作止者瘧是也然疾儘有偶然一作與年月一作多日不作而作者安必其獨瘧乎按書金縢王有疾弗瘳史乃祝冊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某氏傳云虐暴也周氏用錫尚書證義云厲作也虐古瘧省月令民多瘧疾月令在孟秋注云瘧疾寒熱所爲者今月令瘧疾爲厲疫蓋瘧疾寒熱暴至故名瘧諸凡暴至之疾均可謂之虐昭公十九年左傳許悼公瘧此瘧亦是暴至之疾與武王之遘虐疾正同孺子若素有恆疾則知其期不當使來侵鄭突然疾作知是暴疾故以虐疾明之耳瘧即虐也

問其僕曰追我者誰

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注】僕御也孺子曰吾必生矣【疏】注僕御也○正義曰毛詩小雅出車召彼僕夫傳云僕夫御夫也文選思元賦云僕夫儼其正策兮舊注云僕夫謂御車人也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注】端人用心不邪辟知我是其道本所出必不害我也【疏】注知我是其道本所出○正義曰莊子庚桑楚云出無本郭象注云欻然自生無無本釋文云出生也本始也董子對策云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原即本也凡授受相承指有其始故斯學於他他學於孺子爲其所出之本始也

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

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注】庾公之斯至竟如孺子之所言而曰我不敢廢君事故叩輪去鏃使不害人乃以射孺子禮射四發而去乘四也詩云四矢反兮孟子言是以明羿之罪假使如子濯孺子之得尹公之他而教之何由有逢蒙之禍【疏】注禮射至反兮○正義曰毛詩齊風猗嗟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傳云四矢乘矢箋云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發乘矢而後反反是還歸庾斯發四矢而還歸於衛不追孺子故趙氏以去解之云禮射四發而去謂既去矢鏃乃

以禮射四發其矢而歸去引詩以證四發爲禮射至詩之反謂反覆其正鵠之故處與反去不同趙氏引之非以詩之反卽庾公之發四矢而反也儀禮大射儀云司馬師坐乘之注云乘四四數之聘禮云乘皮設注云物四曰乘禮記少儀云其以乘壺酒注云乘壺四壺也方言云四雁曰乘凡四皆爲乘是乘爲四也

章指言求交取友必得其人得善以全善凶獲患是故子濯濟難夷羿以殘可以鑒也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注】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蒙不潔以不潔汙巾帽而蒙其頭也面雖好以蒙不潔人過之者皆掩鼻懼聞其臭【疏】注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正義曰管子小稱篇云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爲可好西施見

管子故趙氏以爲古之好女也周氏柄中辨正云西
子卽西施張邦基墨莊漫錄云管仲在滅吳前二百
餘年而其書已云西施豈越之西施冒古之美人以
爲名邪按傳元謂管子書過半是後人好事者所加
其稱加西施或是後人附益然莊子厲與西施司馬
彪注云夏姬夫越女名西施夏姬亦稱西施則又似
古有此美人而後世相因借以相美如晉射者皆稱
羿之類○注蒙不至其臭○正義曰賈誼新書勸學
篇云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
掩鼻今以二三子材而蒙愚惑之智予恐過之有掩
鼻之客也淮南子脩務訓云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
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
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此本孟子而
行之高誘注云雖有美姿人惡聞其臭故睥睨掩其
鼻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是也趙
氏言汙巾帽蒙其頭亦本淮南爲說周禮夏官方相
氏掌蒙熊皮注云蒙冒也說文日部云冒蒙而前也
考工記韗人凡冒鼓注云冒蒙鼓以革劉熙釋名釋
首飾云帽冒也漢書雋不疑傳著黃冒注云冒所以
覆冒其首是蒙爲冒而冒卽帽故以巾帽釋蒙字也

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注】惡人醜類者也面雖醜而齋戒沐浴自治絜淨可以侍上帝之祀言人當自治以仁義乃為善也【疏】注惡人醜類者也○正義曰書洪範六極五曰惡鄭氏注云惡貌不恭之罰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莊子德充符云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郭象注云惡醜也釋文引李云哀駘醜貌它其名呂氏春秋去尤篇云魯有惡者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高誘注云惡醜也昭公二十八年左傳云鬷蔑惡又云昔賈大夫惡皆指貌醜此惡人對上西子知為醜類者也

章指言貌好行惡西子冒臭醜人潔服供事上帝明當脩飾惟義為常也【疏】明當脩飾○正義曰鹽鐵論殊路章云蒙以不潔鄙人掩鼻惡人盛飾可以宗祀上帝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注】言天下萬物之情性當順其故則利之也改戾其性則失其利矣若以杞柳爲桮棬非杞柳之性也【疏】注言天至之性也○正義曰曲阜孔氏所刻趙氏注如此其義明白可見故即苟求其故之故推步者求其故則日至可知言性者順其故則智不鑿易文言傳云利者義之和也荀子臣道篇云從命而利君謂之順脩身篇云以善和人者謂之順詩鄭風知子之順之箋云順謂與己和順利之義爲順故虞翻易注謂巽爲利是利爲順其故也賈子道術篇云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爲戾仁爲性反其仁則乖戾故失其利也湛困靜語云莊周有云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此適有故與性二字疑戰國時有此語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補云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觀語氣自指汎言性者與人之爲言彼所謂道語同至以利爲本然後斷以己意因是時俗尚智計多用穿鑿故原有訓智者淮南原道訓不設智

故謂不用機智穿鑿之意正與全文言智相合是以孟子言天下言性不過智計耳顧智亦何害但當以通利不穿鑿為主夫所惡於智為穿鑿也如不穿鑿則行水治秝智亦大矣按孟子此章自明其道性善之指與前異於禽獸相發明也易雜卦傳云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故謂已往之事當時言性者多據往事為說如云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及荀子性惡篇所云曾騫孝己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秦人不如齊魯之孝具敬文者所謂故也孟子獨於故中指出利字利即周易元亨利貞之利繫辭傳云變而通之以盡利彖傳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利以能變化言於故事之中審其能變化則知其性之善利者義之和禮記表記云道者義也注云謂斷以事宜春秋繁露仁義法云義者謂宜在我者其性能知事宜之在我故能變通上古之民始不知有父惟知有母與禽獸同伏羲教之嫁娶定人道無論賢智愚不肖皆變化而知有夫婦父子始食鳥獸蠃蛖之肉飢則食飽棄餘神農教之稼穡無論賢智愚不肖皆變化而知有火化粒食是為利也於故之智

中知其利則人性之善可知矣繫辭傳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云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又云又明於憂患與故通者通其故之利也察者察其故之利也明者明其故之利也故者事也傳云通變之謂事非利不足以言故非通變不足以言事諸言性者據故事而不通其故之利不察其故之利不明其故之利所以言性惡言性善惡混或又分氣質之性義理之性皆不識故以利爲本者也孟子私淑孔子述伏羲神農文王周公之道以故之利而直指性爲善於此括全易之義而以六字盡之云故者以利爲本明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利不利之間利不利即義不義義不義即宜不宜能知宜不宜則智也不能知宜不宜則不智也智人也不智禽獸也幾希之間一利而已矣即一義而已矣即一智而已矣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注】惡人欲用智而妄穿鑿不順物之性而改道以養之【疏】注惡人至養之○正義曰說文金部云鑿穿木也成公十三年公羊傳云公鑿行也注云鑿猶更造之意故趙氏以穿釋鑿又以改釋之改即更造也趙

氏以養物言言當順其情性以養之不可戾其情性以養之按此智即人性之利也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移謂變通也禽獸無知直不能移其性之不善所以與人異則人無論賢愚皆能知即皆能轉移愚者可以轉而善智者可以轉而爲不善此習所以相遠智者何以轉而爲不善爲其鑿也惟其因智而鑿故惡其智益伏羲以前人若於不知則惡其愚黃帝堯舜以後人不若於不知王若於知而鑿其知則聖人轉惡其智故無爲而治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鑿有二義其一爲空苟子哀公篇云五鑿爲正是也其一爲細楚辭離騷云精瓊靡以爲根注云精鑿也凡物精之則細小是也鑿其內則空鑿其外則細空虛細小皆非大智下言行所無事則智大此孟子自明鑿字之意行所無事由仁義行也然則行仁義則爲鑿夫知其爲仁義是已智矣乃假仁以濟其不仁假義以濟其不義用忠孝廉直之名以行其巧詐離奇之術是鑿也是智小也知其爲仁爲義是已智矣乃無所依據憑已之空見以爲仁憑已之夸見以爲義極精微奧妙之論而不本讀書好古之實是鑿也是智小也

如智者若禹

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
也【注】禹之用智決江疏河因水之性因地之宜引之
就下行其空虛無事之處【疏】注禹之至之處○正義曰趙氏謂水性就下宜
行地中故決江疏河使由地中行空虛謂地中也水
行地上則失水之性而水不能安於無事矣胡氏渭
禹貢錐指云賈讓曰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
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此鑿山之事也孟
子曰禹掘地而注之海太史公曰禹厮二渠以引其
河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於大陸此穿地之事也儒
者徹於一己之意見凡耳目所不曾及皆以爲妄過
泥禹之行水行所無事之言謂禹絕無所穿鑿殊不
知堯之水災非尋常之水災禹之行水非尋常之行
水容如所云則後世築隄置埽開渠減水之人皆得
與禹功並垂天壤矣鯀何以績用弗成禹何以配天
無極哉按禹鑿山穿地不能無事正所以使水行所
無事若禹祗憑空論無有實事則水轉不能無事矣
聖人明庶物察人倫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憂勤極矣

乃所以使民行所無事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篇云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陰常居空位而行於末故陰夏入居下不得任歲事冬出居上置之空處也春[illegible]之時伏於下遠去之弗使得為陽也無事之時起之空處使之備次陳守閉寒也陰陽終始篇云陰之行固常居虛而不得居實至於冬而止空虛太陽乃得北就其類而與水起寒此謂寒水之性宜居空虛無事趙氏之言本此　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注】如用智者不妄改作作事循理若禹行水於無事之處則為大智也【疏】如智至亦大矣○正義曰孟子以禹之行水明大智者之行所無事行所無事即舜之無為而治也禮記中庸云舜其大智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舜之大智即舜之無為而舜之無為本於好問察言執兩用中好問察言執兩用中則由仁義行所以無為而治孟子恐人以行所無事為老氏之清淨無為故以禹之行水例之行水必決河疏江鑿[illegible]穿地而乃能使水行所無事無為而治必好問察言

執兩用中而乃能使民由仁義行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率乎性則行所無事自以爲智而用其智則非率性而天下亦不能行所無事此智之大小所由分也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注】天雖高星辰雖遠誠能推求其故常之行千歲日至之日可坐知也星辰日月之會致至也知其日至在何日也【疏】天之至致也○正義曰禮記中庸篇云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素問云黃帝曰地之爲下否乎岐伯曰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也曰憑乎曰大氣舉之也蓋地居中天之周其外而地之去天楚辭天問雖云圜則九重而其里度實不可知其高之無窮也所可測者日月星辰而已星者二十八宿也辰者十二次也分天爲十二次以依於星象天本無度以星辰爲度星辰本無度以日行爲度故測天者先測星辰測星辰者先求日至東方之宿角亢氐房心尾箕爲蒼龍南方之宿東井鬼

柳七星張翼軫爲朱鳥西方之宿奎婁胃昴畢觜參爲白虎北方之宿斗牛女虛危室壁爲元武蔡邕月令章句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爲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每次三十度三十二分之十四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爲中氣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韋之次立春驚蟄居之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雨水春分居之自胃一度至畢六度謂之大梁之次清明穀雨居之自畢六度至井十度謂之實沈之次立夏小滿居之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芒種夏至居之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小暑大暑居之自張十二度至軫六度謂之鶉尾之次立秋處暑居之自軫六度至亢八度謂之壽星之次白露秋分居之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大火之次寒露霜降居之自尾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立冬小雪居之自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之次大雪冬至居之自須女二度至危十度謂之元枵之次小寒大寒居之此十二次卽爲十二辰天每日左旋一周日每日右行一度天行赤道日行黃道黃道斜交於赤道其交處爲春秋分自春分交赤道之北至夏至而極北其距赤道最遠

轉而南行至秋分交赤道之南至冬至而極南距赤道最遠又轉而北行至春分復交於赤道其道斜絡於二十八宿之間故日之出入南北皆以星辰爲識堯典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是也日每歲環行於十二辰二十八宿之間則此黃道之絡於星辰者爲日躔之軌迹即所謂故也求其故求日所行於星辰之度也日所行之度即其故而可知其所在則兩分兩至定矣日之行極於兩至故以日至言之張氏爾岐蒿庵閒話云秝法每十九年爲一章第一章之初年月日時俱會於甲子朔旦冬至是爲秝元以後章首冬至必在朔旦而非甲子日時四章七十六年爲一蔀朔旦冬至在夜半子與第一章同而日月非甲子二十蔀爲一紀凡一千五百二十年冬至朔旦乃甲子日甲子時而非甲子歲首三紀共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子巳而年月日時俱會於甲子如初矣孟子所謂千歲之日至正求此一元之初年月日時俱會甲子朔旦冬至者也

梅氏文鼎秝學疑問云造法者必有起算之端是謂律元然律元之法有二其一遠溯初古爲七曜齊元是之元自漢太初至金重修大明術各所用之積年是也其一爲截算之元自元授時不用積年日法直以至元辛巳爲元而今西法亦以崇禎戊辰爲元是也二者不同然以是爲起算之端一而已矣夫所謂七曜齊元者謂上古之時歲月日時皆會甲子而又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取以爲造法之根數也使其果然雖萬世遵用可矣乃今二十一史中所載諸家律元無一同者是其積年之久近皆非有所受之於前直以巧算取之而已然謂其一無所據而出於臆則又非也當其立法之初亦皆有所驗於近事然後本其時之所實測以旁證於書傳之所傳約其數合者既有數端遂援之以立術於是溯而上之至於數千萬年之遠庶幾各率可以齊同積年之法所由立也然既欲其上合律元又欲其不違近測之畸零分秒之數必不能齊勢不能不稍爲整頓以求巧合其始也據近測以求積年其既也且將因積年而改近測矣又安得以爲定法乎授時術知其然故一以實測爲憑而不用積年虛率上考下求即以至元十八年

辛巳歲前天正冬至爲元其見卓矣孟子千歲日至
趙注只云日至可知其日躔則直云千歲以後之日
至可坐而定初不言立元方氏觀承五禮通攷云孟
子此章極精並無律元之說立元至太初術始有之
孟子當時豈知後世將有太初之術而預言之夫律
豈無元然隨代可立不必追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
半冬至耳孟子所謂日至者亦兼二至在內非專指
冬至也周禮土圭反專重夏至堯典觀象亦兼永短
二至其專以冬至爲元者亦始自太初也孔子刪書
斷自堯典司馬遷作史必欲追至黃帝而穿鑿附會
不少矣按孟子以水之行所無事比例率性者之行
所無事仍恐其不明也故又例之以求日至夫天之
行亦道日之行黃道其所躔於星辰而爲分爲至不
容小智之鑿者也說性者可以鑿空求日至者斷不
容鑿空故孟子舉一必不容鑿空之日至以例言性
所以明性之不容鑿空也何也凡治秝者極精微巧
妙必與實測相符稍一鑿空便與天行不合所以學
問之事至於測天斷不容以小智妄說也天之所行如
此吾測之吾求其故也其至可致也人之性如此吾
察之吾求其故也其利可知也引喻之義全在求其

故言性者雖以故爲說實未嘗求其故故不知以利爲本言天者雖以故爲說實未嘗求其故故千歲之日至不能坐而致禮記禮器云物產之致也精微注云致致密也樂記云致樂以治心注云致猶深審也然則可坐而致即可坐而致密亦即可坐而深審凡治秝必求其密密必由於深審所以必深審而密者則以天行不測以變爲常至於千歲則不能不通其變恭不能離其故而不能拘守其故所以必求其故求其故即實測而深審之斯其術乃可坐而知其密也梅氏文鼎秝學疑問云治秝者當順天以求合不當爲合以驗天若預爲一定之法而不隨時修改以求無弊是爲合以驗天乎吾嘗微之天道矣日有朝有禺有中有昃有夜有晨此歷一日而可知者也月有朔有生明有弦有望有生魄有下弦有晦此歷一月而可知者也時有春夏秋冬晝夜有永短中星有推移此歷一歲而可知者也乃若熒惑之周天則歷二年歲星則十二年土星則二十九年夫至於十二年二十九年而一周已不若前數之易見矣又其每周之間必有過不及之餘分所差甚微非歷多周豈能灼見乃若歲差之行六七十年始差一度歷二萬五

千餘年而始得一周雖有期頤上壽所見之差不過一二度亦安從辨之迨其歷年既久差數愈多然後共見而差法立焉此非前人之智不若後人也前人不能預見後來之差數而後人則能盡考前代之度分理愈久而愈明法愈修而愈密勢則然耳問者曰若是則聖人之智有所窮歟曰使聖人爲一定之法則窮矣惟聖人深知天載之無窮而不爲一定之法必使隨時脩改以求合天是則合天下萬世之聰明以爲其耳目聖人之所以不窮也按自黃帝迎日推策以致定日星少皞立司分司至之官顓頊制厤由尙矣而堯典則紀嵎夷南交西朔方之宅舜又有璇璣玉衡之在周禮地官用土圭之法以測日景之長短歷代皆用實測未有鑿空以言者也誠以寒暑晝夜有常而其差則隨時而變非即其故而時時求測之不易合也人性之善亦如寒暑晝夜之有常也至其智之隨時而變亦如天行之有歲差也非即其故而時時察之思之不易言也歲而無差則故不必求日至不千歲則差不著見孟子言日至而曰千歲千歲二字即括歲差而言舍故則日至不可知泥其故而不能隨時以實測求之則千歲之日至不可致此

孟子言秝之精即孟子言性之精也江氏永冬至權度云履端於始序則不忒術家詳求冬至且求千歲以上冬至證之史傳或離或合其故難言元史有六術冬至開載魯獻公戊寅至至元庚辰四十九事紀大衍宣明紀元統天重脩大明授時時刻之異同勿菴梅氏因之作春秋以來冬至考刪去獻公一事各以其術本法詳衍算術雖明而未有折衷永因梅氏所考定者用實法推算有不合者斷其爲術誤史誤俟知數者考焉一論平歲實太陽本天有平行盡黃道一周爲平歲實與月五星周平朔策合率同理別有本輪均輪最高最卑之行以視行加減平行二十四氣時刻多少歲歲不同而古今冬至不能以一率齊之是爲活泛之歲實猶之月有實會逐月不同五星有實合每周不同也授時大統以前太陽高卑之理未明但知一歲之行有盈縮不悟盈縮之中爲平歲實求歲實於活泛之冬至故一術必更一周率與歲實然合今則戾古合古又違今統天術遂立距差躔差之法暗藏消長以求上下兩合授時術本之有百年長一消一之說西法本回回以春分相距測定歲周小餘五小時三刻三分四十五秒以萬分通

之爲二四二一八七五此爲平行之歲實小餘而各節氣之定氣則以均度加減定之此不易之法也欲考往古冬至當以平歲實爲本算當年平冬至時刻乃以定冬至較之知其距最卑之遠近或與今法有不合則知其時本輪均輪之有半徑差有相去之遠者則知史傳所記非實測所謂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者此爲庶幾焉倘以授時之歲實爲歲實而以百年長一消一爲準則非法矣一論最卑行太陽本輪最卑點爲縮末盈初之端歲有推移與月入轉五星入往皆有盈縮度同理平冬至改爲定冬至也觀此點之前後遠近以加度而減時減度而加時焉至元辛巳間最卑與平冬至同度自是以前定冬至皆在平冬至前以後定冬至皆在平冬至後最卑有行度故也西法近率最卑歲行一分一秒十微以遠年冬至考之此率似微朒大約當加二秒上求古時定冬至以此爲準焉一論輪徑差既卑既有行度矣而太陽之體在均輪均輪之心在本輪本輪之心在本天此兩輪半徑古今又有不同則距地遠近兩心有差西法始定兩輪半徑併千萬分之三十五萬八千四百一十六而今又漸減則古時必多於此

半徑大則加減差亦大而以均度變時分加減於平冬至者覘今時必稍贏焉此差率出於恒差之外術家亦不能定者也上考往古又當以此消息之

章指言能脩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智改常必與道乖性命之指也【疏】修性守改○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脩文選注作循唐人書脩循二字多混淆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注】公行子齊大夫也右師齊貴臣王驩字子敖公行之喪齊卿大夫以君命會各有位次故下云朝廷也與言者皆諂於貴人也【疏】公行子至言者○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禮父爲長子斬衰三年故云公行子有子之喪

而孟子與右師及齊之諸臣皆往弔毛氏奇齡經問云或問公行子有子之喪說者皆曰公行子喪親而身居子位名曰子喪謂有人子之喪也然乎曰非也公行子有子之喪謂公行子喪其子非身居子喪也凡喪必有主然有君爲臣主者有父爲子主者如小記云父主子喪而有杖又齊喪云凡喪父在父爲主是子喪父主明有定禮當時公行氏其子正身爲喪主以受賓弔一如檀弓所云子夏喪其子而曾子弔之禮凡稱有某喪皆實指死者言之謂其人之死喪也若以指生者則檀弓曾子有姊之喪子路有姊之喪不成有人母人姊之喪乎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公行子有子之喪何以君命往弔曰儀禮喪服篇父爲長子斬衰三年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鄭氏注云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己爲宗廟主也公行子當是爲父後者其子蓋長子也大夫之嫡長在國謂之國子入學與世子齒焉者也在家謂之門子春秋傳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是也故其喪也父爲之服斬衰三年君使人弔卿大夫咸往會焉周禮卿大夫士之

喪職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孟子所稱不歷位不踰階之禮即職喪之禁令也趙氏佑溫故錄云進前不也此右師甫入門未即位時趨迎揖之者即所謂踰階也與下就右師之位皆人之進人之就衆人皆往弔先集而右師後至書法特書右師往弔亦似以右師主其事孟子蓋不得已從衆也○注公行子齊大夫也○正義曰荀子大略篇云公行子之之燕注云齊云孟子曰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趙岐注云齊大夫也子之蓋其先也廣韻公字注云孟子有公行子著書左傳晉成公以卿之庶子爲公行大夫其後氏焉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注右師謂孟子簡其無德故不與言是以不悅也疏是簡驩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驕恣篇云自驕則簡士高誘注云簡傲也說苑脩文篇云君子思禮以脩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又云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簡則非禮故孟子以禮言之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

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注】孟子聞子敖之言曰我欲行禮故不歷位而言反以我爲簡易也云以禮者心惡子敖而外順其辭也【疏】禮朝廷至揖也○正義曰禮記曲禮云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孔氏正義云位謂己之位也於位而見前人己所宜敬者當離己位而嚮彼遂揖禮以變爲敬是以燕禮君降階爾卿大夫鄭注云爾近也揖而後移近之明君臣皆須違位而揖也陳祥道禮記講義云此所言乃燕居之禮孟子所言朝廷之禮朝廷尚嚴燕居尚和言之不同所主之禮異也○注反以我爲簡易也○正義曰趙氏以易釋簡也閩監毛三本作巽非是

章指言循禮而動不合時人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是以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疏】阿意事貴○正義曰漢書

劉向傳武帝詔曰周堪不能阿尊事貴○是以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正義曰說苑說叢篇云水浮萬物玉石留止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注存在也君子之在心者仁與禮也愛敬施行於人人必反之己也疏注存在也○正義曰趙氏以在釋存蓋以在爲察在心即省察其心下文自反皆察也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注橫逆者以暴虐之道來加我也君子反自思省謂己仁禮不至也物事也推此人何爲以此

事來加我疏注物事至加我○正義曰毛詩大雅烝民有物有則傳云物事也爾雅釋詁云宜事也韓非子喻老篇云事爲也是矣宜卽何爲也至之義爲來故云來加我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注君子自謂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注妄人妄作之人無知者與禽獸何擇異也無異於禽獸又何足難也疏又何難焉○正義曰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注云難相與爲仇讎○注妄人至知者○正義曰禮記儒行篇云今衆人之命儒也妄注云妄之言無也虞翻解易无妄云妄亡也亡卽無也不知而作是爲妄作故妄作仰猶禽獸之無知也○注與禽獸何擇異也○正義曰呂氏春秋簡選篇云與惡劍無擇高誘注云擇

別也又離調篇云其與橋言無擇高誘注云擇猶異也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注君子之憂憂不如堯舜也疏是故至憂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云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忘之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鄭氏注以終身之憂爲念其親無一朝之患爲毁不滅性恭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此二語當古有之子思引以說人子之念親孟子引之說君子之待橫逆故下申言之賈誼新書勸學篇云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啟耳目載心意從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鄰里之間寬徇之智者獨何與然則舜僶俛而加志我儃僈而弗省耳此即用孟子之言而衍之故下即言西子

蒙不潔亦用孟子語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注】憂之當如之何乎如舜而後可故終身憂也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注】君子之行本自不致患常行仁行禮如有一朝橫來之患非己愆也故君子歸天不以爲患也

【疏】注故君子歸天○正義曰後漢書順帝紀云令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注云歸猶委任也此云歸天謂委任於天也

章指言君子責己小人不改比之禽獸不足難矣蹈仁行禮不患其患惟不若舜可以憂也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

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注】當平世三過其門者身爲公卿憂民急也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也孟子以爲憂民之道同用與不用之宜若是也故孔子俱賢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注】禹稷急民之難若是顏子與之易地其心亦然不在其位勞佚異矣【疏】禹思至飢之也○正義曰音義於上章我由未免爲鄉人也云丁云由與猶義同後皆放此然則此由亦猶也趙少宰墉謂由當讀如字蓋己既爲司空則天下之溺由於己己既爲后稷則天下之飢由於己讀爲猶

尚見管況未合此深得孟子之指矣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鬭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注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鄉鄰同鄉也同室相救是其理也喻禹稷走赴鄉鄰非其事顏子所以閉戶而高枕也疏注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正義曰說文系部云纓冠系也劉熙釋名釋首飾云纓頸也自上而下繫於頸也總於戴冠不及使纓攝於頸而與冠笄加於頭是以纓爲冠故云纓冠趙氏此注精矣○注以冠纓貫頭○廷琥曰按劉熙釋名釋首飾云冠貫也所以貫韜髮也說文云丱讀若冠是冠有貫義○注顏子所以閉戶而高枕也○正義曰楚辭九辯云堯舜皆有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韓非子守道篇云戰如賁育守如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己完矣戰國策魏策張儀曰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賈誼新書益壤篇史記留侯世家楊雄解嘲皆云高

章指言上賢之士得聖一概顏子之心有同禹稷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失其節則惑矣疏上賢之士得聖一概○正義曰楊子法言重黎篇序云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一概諸聖○失其節則惑矣○正義曰易雜卦傳云節止也失節謂不知止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注匡章齊人也一國皆稱不孝問孟子何爲與之遊又禮之以顏色喜悅之貌也疏注又禮至貌也○正義曰荀子禮論篇云情貌之盡也注云情忠誠也貌恭敬也言人所施忠敬無盡於君者說苑脩文篇云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若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

人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荀子言禮貌觸君則當爲尊嚴孟子之禮貌在匡章則當爲和親故以爲顏色喜悅之貌也楚辭九章惜誦篇云情與貌其不變注云志願爲情顏色爲貌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鬭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注】惰懈不作極耳目之欲以陷罪戮及父母凡此五者人所謂不孝之行章子豈有一事於是五不孝中也【疏】好勇鬭很○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說文彳部很胡懇切不聽從也盭也犬部狠五還切吠鬭聲兩字截然不同此鬭很字必當如曲禮

很毋求勝之很而坊本多譌作狠據廣韻很字下注云俗作很很蓋以狠代很唐固嘗有之然音與義悉大別縱或俗行不可施諸經典荀子榮辱篇云鬭之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爲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於刑戮然且爲之是忘其親也注云蓋當時禁鬭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子曰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爲民傷鬭則以親戚徇一言而不顧之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注遇得也章子子父親教相責以善不能相得父逐之也朋友切磋乃當責善耳父子相責以善賊恩之大也

疏注遇得也○正義曰隱公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穀梁傳云遇者志相得也桓公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穀梁傳云弗遇者志不相得也○注章子至大也○正義曰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章子之事見於國策姚氏引春秋後語證之所紀略同吳禮部

引孟子以爲子父責善而不相遇恐即此非然必鬭
策所云何以言子責善況在威王時頗疑與孟子不相
接答曰章子見國策最早當威王時據國策威王使
章子將而折秦威王念其母爲父所殺埋於馬棧之
下謂曰全軍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章子對曰臣非
不能更葬母臣之母得罪臣之父未教而死臣葬母
是欺死父也故不敢軍行有言章子以兵降秦者三
威王不信有司請之王曰不欺死父豈欺生君章子
大勝秦而返國策所述如此然則所云責善蓋必勸
其父以弗爲已甚而父不聽遂不得近也自是人倫
大變章子之黜妻屏子非過也然而孟子以爲賊恩
則何也蓋章子自勝秦以前所以處此事者本不可
以言遇然其勝秦而還則王必非其母矣而章于之
黜妻屏子終身如故是在章子亦以惘母之至不僅
以一奉君命得葬了事未嘗非孝而不知是則似於
揚父生前之過自君子言之以爲非中庸矣故孟子
亦未嘗竟許之而究之矜其遇諒其心蓋章子自是
至性孤行之士晚近所不可得雖所行未必盡合而
直不失爲孝子但章子之事未必在威王之世威王
未嘗與秦交兵齊秦之鬭在宣王時而伐燕之役將

兵者正是章子則恐其誤編於威王策中者即不然亦是威王末年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注】夫章子豈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哉但以身得罪於父不得近父故出去其妻屏遠其子終身不爲妻子所養也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注】章子張設其心執持此屏出妻子之意以爲人得罪於父而不若是以自責罰是則罪益大矣是章子之行已矣何爲不可與言【疏】注章子至之意○正義曰說文言部云設施陳也弓部云張施弓弦也是設即張也張則有彊義昭公十四年左傳云臣欲張公室也國策西周策云破秦以張韓魏注皆以張爲彊是也以

此意張設於心隱而莫敢拔爲執持此意也○注是章至與言○正義曰閩氏廣業孟子古注攷云宋本古本有之今並闕

章指言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上不得養下以責己衆曰不孝其實則否是以孟子禮貌之也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注盍何不也曾子居武城有越寇將來人曰寇方至何不去之疏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正義曰閩氏柄中辨正云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後人遂疑曾有兩武城而謂子羽爲今費縣之武城曾子則別一武城在今之嘉祥縣愚按嘉祥縣有南武山上有阿城亦名南武城後人因南武山之城遂附會爲曾子所居此大謬也新序云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戰國策甘茂亦言曾子處鄪是曾子所居卽費縣之武城非有二地而史記云南武城者因清河有

東武城在魯之北故加南以別之據漢人之稱耳今武城漢志作南成後漢志作南城至晉始爲南武城今故城在費縣西南九十里屬兗州府又云漢志越王句踐嘗治琅琊起館臺攻春秋時琅琊爲今山東沂州府魯費在沂州府費縣西南七十里武城在縣西南九十里哀八年吳伐魯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境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觀此則沂州之地久已爲吳之錯壞越滅吳而有其地且徙治琅琊則與武城密邇之閭潛邱謂吳未滅與吳鄰吳既滅與越鄰見也或云越寇季氏非寇魯此非無所據左傳哀二十一年越人始來二十三年叔青如越越諸鞅來報聘二十四年公如越二十五年公至自越二十六年叔孫舒帥師會越人納衛侯二十七年越使后庸來聘是年八月公如越越又嘗與魯泗東地方百里以此觀之越自滅吳後與魯脩好未嘗加兵而哀公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武城近費季氏之私邑在焉說者因謂越寇季氏非寇魯亦臆度之言耳趙氏佑溫故錄云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同言武城而上獨別之以南明是兩地曾子居武

武城自郎今費縣之武城爲子游子羽邑而非郎南武城爲曾子本邑者若其本邑也則家室在焉邱墓在焉郎云爲師亦當然庠里塾之常所謂鄉先生是矣一旦寇盜之來方將效死徙無出鄉相守望扶持之義而徒以舍去鳴高豈繫人情嘉祥今於曲阜爲西南與鉅野縣皆古大野地曾子祠墓存焉質諸傳記或離或合要於魯有兩武城武城地險多事故見經屢南武城没不見經而曾子自爲南武城人非武城人

曰無寓人於我室毁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注】寓寄也曾子欲去戒其守人曰無寄人於我室恐其傷我薪草樹木也寇退則曰治牆室之壞者我將來反【疏】注寓寄至來反○正義曰方言云寓寄也齊衛宋魯陳晉汝潁荆州江淮之間或曰寓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按兩寇退文復以前十一字皆曾子屬武城人語言無毁傷我薪木假令寇退則急脩我牆屋我猶反耳此曰字義如曰爲改歲之曰語辭也

寇退曾子反

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注左右相與非議曾子者言武城邑大夫敬曾子武城人爲曾子忠謀勸使避寇君臣忠敬如此而先生寇至則先去使百姓瞻望而效之寇退安寧則復來還殆不可如是怪曾子何以行之也疏殆於不可○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於猶爲也禮記郊特牲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又曰於其質而已矣皆謂爲其質不爲其文也大戴禮曾子本孝篇曰如此而成於孝子也言如此而後成爲孝子也孟子殆於不可言殆爲不可也於與爲同義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注沈猶行曾子弟子也行謂左右之人曰先生

之行非汝所能知也先生曾子也往者先生嘗從門徒七十人舍吾沈猶氏時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沈猶氏先生率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

疏 注沈猶行曾子弟子也○正義曰廣韻二十一侵沈直深切漢複姓有沈猶氏翟氏灝攷異云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沈猶蓋魯之著氏也漢書楚元王傳景帝封其子歲爲沈猶侯晉灼注曰沈音審王子侯表屬千乘郡高宛地與氏古應相因地既讀審氏亦未必他讀廣韻所收惟備博聞而已○注時有作亂者曰負芻○正義曰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春秋有曹伯負芻史記有楚王負芻負芻爲人名審矣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注 伋子思名也子思欲助衛君赴難

疏 注伋子至赴難○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

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注孟子以爲二人同道曾子爲武城人作師則其父兄故去留無毀子思微小也又爲臣委質爲臣當死難故不去也子思與曾子易處同然疏注故去留無毀○廷琥按說文土部云毀缺也廣雅釋言云毀虧也去留無毀謂曾子處師位去留皆可於道無所虧缺也

章指言臣當營君師有餘裕二人處義非殊者也是故孟子紀之謂得其同疏謂得其同○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同小字宋本足刊本並作宜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注】儲子齊人也瞯視也果能也謂孟子曰王言賢者身貌必當有異故使人視夫子能有異於衆人之容乎【疏】王使人瞯夫子○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王使人瞯夫子宋九經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同監毛二本瞯作瞷閩本注作瞷按音義出瞷夫作瞷云此正與滕文公篇陽貨瞯孔子同字音勘謂爲瞷而以古莧切之非也下章同○注儲子至容乎○正義曰儲子見戰國策燕策謂齊宣王被燕者此亦言儲子爲相是爲齊人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瞯之言閒也閒視也方言云瞯眄也吳揚江淮之閒曰瞯孟子離婁篇王使人瞯夫子注云瞯視也瞯與覵同按趙氏以視釋瞯自非瞯字荀子非相篇云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相即視也周禮大司徒

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注云相占視也趙氏蓋以齊王使善相人者相孟子之形狀也下注言堯舜之貌與凡人同所以異乃仁義之道在內卽荀子相形不如相心之說也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注人生同受法於天地之形我當何以異於人哉且堯舜之貌與凡人同耳其所以異乃以仁義之道在於內也

章指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別頭員足方善惡如一儲子之言齊王之不達也疏頭員足方○正義曰大戴記曾子天員篇云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注云人首圓足方因繫之天漢書刑法志云人宵天地之貌注引應劭云宵類也頭員象天足方象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應氏說本孝經援神契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注】良人夫也盡富貴者夫詐言其姓名也【疏】注良人至名也○正義曰儀禮士昏禮云媵御良席在東注云婦人稱夫曰良孟子曰將見良人之所之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良長也齊語云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是良與長同義婦稱夫曰良人義亦同也又云郎之言良也少儀負良綏鄭注云良綏君綏也良與郎聲之侈弇耳猶古者婦稱夫曰良而今謂之郎也當時富貴之人皆有姓名其夫必悉言之總渾括其辭云則盡富貴故趙氏明之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注】妻疑其詐故欲視其所之【疏】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記云祭義記燔燎

羶薌見以蕭光又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注見及見問皆當爲覸字之誤也燔燎羶香覸以蕭光取牲祭脂也覸以俠甒謂雜之兩甒醴酒也正義曰覸謂雜也據意皆是覸雜之理觀此可知說文見部無覸字覞部云覸很視也齊景公之勇臣有成覸者今孟子滕文公上成覸謂齊景公曰與離婁下覸良人同字然則覸卽覸之俗說文覞並視也从二見覸从覞故鄭訓爲雜與說文義合孟子將覸良人之所之者謂齊人妻將雜並衆人之中而覸其夫所至也趙氏祇訓爲視語意未周按鄭以覸爲雜者讀覸爲間雜之間也趙氏本瞯自是瞯故訓爲視釋名釋姿容云覸是也察其是非也此不過察其是非不必爲間諜也

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注】施者邪施而行不欲使良人覺也墦間郭外冢間也乞其祭者所餘酒肉也【疏】注施者邪施而

行○正義曰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施古斜字史記賈生列傳庚子日施兮漢書作斜邪斜音義同也按施與迤通淮南子要略訓云接徑直施注云施衺也故趙氏以邪釋施程氏瑤田通藝錄溝洫彊理小記云東郭墦間墦之言墳也以不墳者間之則墦間亦猶兩者之間類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邱墦冢也說文冢高墳也墦之言般也方言云般大也山有墦冢之名義亦同也閻氏若璩釋地云余何讀東郭墦閒之祭者趙注墦閒郭外冢閒也以爲此古墓祭之切證不知何緣至東漢建寧五年蔡邕從東駕上陵謂同坐者曰聞古不墓祭魏文帝黃初三年詔曰古不墓祭自作終制曰禮不墓祭此言旣興下到今紛紛撰述皆以墓祭爲非古余謂孟子且勿論請傳徵之成陽靈臺碑慶都僊殁蓋葬於茲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非墓祭之見於集乎韓詩外傳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非墓祭之見於子乎周本紀成王上祭於畢畢文王墓地也非墓祭之見於史乎周禮冢人凡祭墓爲尸非墓祭之見於經乎更有可言者孟子之前孔子卒葬魯城北泗水上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豈有非禮之

祭而敢輒上聖人之冢者哉曹氏之升摭餘說云何
氏焯讀書記云宋元刊本以卒之東郭墦間句之祭
者乞其餘句不足句又顧而之他句上文瞯良人之
所之此卒之字之祭者字之他字緊相貫注按卒字
句之字屬下東郭東郭之墦冢非一不必冢間皆有
祭者則其之東郭墦間矣再瞯之乃之祭者乞其餘
矣趙氏言乞祭者所餘酒肉
固以之祭者乞其餘爲句
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
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
泣於中庭【注】妻妾於中庭悲傷其良人相對泣涕而
謗毀之【疏】注妻妾至毀之○正義曰說文言部云訕
謗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訕誹毀也
容齋二筆謂孟子齊人有一妻一妾云云反復數十
百語而以今若此三字結之比諸左傳叔孫武叔使
郈馬正侯犯殺郈宰云云末以使如之三字結之按
孟子敘事前云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
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
必饜酒肉而後反問所與飲食者盡富貴也復上文

不嫌煩也下云弛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弛起下四十四字上承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下接其妻歸告其妾所瞯於目中者如此所歸而告於妾者亦如此用其妻告其妾六字括上四十四字不須複述也既告之後乃復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者也今若此此字指上四十四字已歸而告故用此字指之其妻歸告其妾六字句不連曰字也其下原有訕毀之辭不復行之於文故於今若此三字下云與其妾訕其良人乃渾括之辭與則盡富貴同今若此三字非結語也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注施施猶扁扁喜悅之貌以爲妻妾不知如故驕之也疏注施施猶扁扁喜悅之貌○正義曰音義云施施丁依字詩曰將其來施施按毛詩王風邱中有麻傳云施施難進之意箋云施施舒行伺間獨來見已之貌趙氏皆不用以爲猶扁扁者詩小雅巷伯緝緝翩翩釋文云翩字又作扁張華鷦鷯賦云翩翩然有以自樂也

施之義爲衺偏之義亦爲衺施施猶扁扁即猶偏偏以轉注爲假借也漢書敘傳云魏其翩翩顏師古注亦云翩翩自喜之貌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注由用也用君子之道觀今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而求之以驕人於白日由此良人爲妻妾所羞爲所泣傷也幾希者言今苟求富貴妻妾雖不羞泣者與此良人妻妾何異也疏注由用也○正義曰毛詩王風君子陽陽右招我由房傳云由用也此由如字故訓用下由此良人之由則爲猶之通借字

章指言小人苟得謂不見知君子觀之與正道乖妻妾猶羞況於國人著以爲戒耻之甚焉

孟子正義卷十七終

姪廷琮瑚校字

孟子正義卷十八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孟子卷第九

萬章章句上凡九章【注】萬章者萬姓章名孟子弟子也萬章問舜孝猶論語顏淵問仁因以題篇【疏】注萬章至子也○正義曰齊乘云萬章滕州南萬村有墓齊人孟子弟子趙氏佑溫故錄云萬章上卷皆以類相從論次古帝王聖賢遺事蓋自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詩書傳記之稱述或失其指歸帝王聖賢之行事徒使於依託放恣橫議而譌傳悠謬之談以滋孟子獨得聖人之傳深窺古人之心與其徒相發明而是正之萬子尤孟門高弟故其辨難獨多然則孟子誠不在禹下而萬章之功亦偉矣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注】問

舜往至于田何爲號泣也謂耕於歷山之時疏注舜往至于田。正義曰禮記玉藻云大夫有所往注云往之也呂氏春秋貴生篇云必察其所以之高誘注云之至也是往即至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往于田三句見孟子不言是書辭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文似尚書而不稱書曰說文日部引虞書云仁覆閔下則稱旻天據許君五經異義引古尚書說仁覆閔下則稱旻天則日部所引虞書乃古尚書說也

孟子曰怨慕也注言舜自怨遭父母見惡之厄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注言孝法當不怨如是舜何故怨疏父母至不怨。正義曰禮記祭義云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注云無怨無怨於父母之心亦見大戴記曾子大孝篇尸子勸學篇引曾子云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咎

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

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注】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旻天秋也憂陰氣也故訴于旻天高非息之問不得其義故曰非爾所知【疏】注旻天至旻天○正義曰爾雅釋天云秋爲旻天劉熙釋名釋天云秋曰旻天旻旻閔也物就枯落可閔傷也禮記鄉飲酒義云秋之爲言愁也春秋繁露官制象天云秋者少陰之選也說文心部云悳愁也愁悳也悳憂也憂愁郎閔傷故云憂陰氣閔監毛三本作幽陰爾雅釋言云號謼也宣公十二年左傳號申叔展國語晉語公號慶鄭顏氏家訓風操篇云禮以哭有言者爲號此云號泣則是且言且泣故云訴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注】恝無愁之貌孟子以萬章之問難自距之故爲言高息之相對如此夫公明高以

爲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當怨悲豈可恝恝然無憂哉因爲萬章具陳其意【疏】注恝無愁之貌○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說文心部無恝字有忿字云忽也从心介聲孟子曰孝子之心不若是忿據此知古本孟子作忿今作恝爲俗字忽忘於心即是無愁與趙氏義合知本作忿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忿恝古今字

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注】我共人子之事而父母不我愛於我之身獨有何罪哉自求責於己而悲感焉【疏】我竭至何哉○正義曰此即代述訴天之言也我雖竭力耕田不過共子職而已此外宜盡者甚多則得罪於父母處亦甚多不知父母之不我愛是於何罪也何哉正言罪之多也一說此申言上恝字若恝然無愁則以我既竭力耕田共子職矣尚有何罪而父母不我愛哉孝子必不若是也此說與經文不逆宜從趙氏

帝使其子九男二

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注】帝堯也堯使九子事舜以爲師以二女妻舜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饎備具饋禮以奉事舜於畎畝之中由是遂賜舜以倉廩牛羊使得自有之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獨丹朱以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猶晉獻公之子九人五人以事見於春秋其餘四子亦不復見【疏】注帝堯至有之○正義曰堯舜皆稱帝此使事舜者堯知帝即堯也二女事舜是妻舜九男云事舜自是事以爲師周禮秋官掌客掌四方賓

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其饋禮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掌訝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修委積注云官謂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屬賈氏疏云以委積有牛羊豕米禾芻薪之等舍人掌給米稟委人掌芻薪之委是牛羊米粟皆有官掌之故云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餼倉廩亦百官所致也以周禮推之堯時當亦然也後云之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則是爲舜所自有故趙分别言之言此牛羊倉廩爲百官所致者乃初以賓禮饋舜之餼牽也其舜得自有之者則堯所賜也○注堯典至復見○正義曰虞書堯典云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型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大婦之際人道之大倫故堯欲以此觀舜論衡正說篇云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是也王氏鳴盛尚書後辨云愼徽五典與帝曰欽哉緊相承按本係一篇直至陟方乃死皆堯典也此伏生本而孔安國所得眞古文與之合安國於堯典之外又有舜典如論語天之歷數孟子祇載見瞽瞍皆舜典文但逸書不列學官藏在秘府人不得見按趙氏言逸書

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是趙氏未見古文舜典蓋疑乃
九男事在所亡失之舜典中史記五帝本紀云堯乃
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内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
嬀汭内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
婦道堯九男皆益篤毛氏奇齡舜典補亡云尚書有
堯舜二典出伏生壁中謂之今文漢司馬談作本紀
時采其文依次抄入紀中相傳亡舜典一篇不知何
時而亡其細檢其辭則舜典尙存半篇在堯典後徒以
編今文者脫去書序則誤與堯典連篇謂但有堯典而
無舜典而其在古文則實亡舜典前截未嘗全亡而
不曉舜典後截在堯典中以致蕭齊建武間吳姚
方興得舜典二十八字於大桁頭妄擬之二人女
之後愼徽五典之前以爲舜典不亡而不知愼徽五
典以後至放勳殂落尙是堯典惟月正元日以後始
是舜典春秋戰國間諸書引稱堯典者祇在愼
徽五典以後放勳殂落以前史記五帝本紀則正載
二典之全者雖引援皆不用原文然蹤跡可見是自
曰若稽古帝堯起至放勳乃殂落止是堯紀即是堯
典自月正元日起至舜生三十徵庸止是舜紀即是
舜典而月正元日以前則尙有舜典半截在帝舜紀

中因即取帝舜紀文在月正元日以前者補此舜典之
亡雖其辭與本經不同然大概可睹也毛氏補此說則
史記言九男即刺取舜典之文正可申明趙氏注義
惠氏棟古文尚書考云孟子趙岐注云云則可證其
未嘗見古文舜典矣蓋古文舜典別自有一篇與今
文之尚書析堯典而爲二者不同故孟子引二十有
八載放勳乃徂落爲堯典不爲舜典史記載愼徽五
典至四罪而天下咸服於堯本紀不於舜本紀孟子
時典謨完具篇次未亂固的然可信馬遷亦親從安
國問古文其言亦未爲謬也余嘗意舜往于田祇載
見瞽瞍與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等語安知非舜典
之文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於文辭古崛不類孟子本
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其爲舜典之文無疑惠氏
略與毛氏同段氏玉裁尚書撰異云趙氏言皆堯典
及逸書所載此堯典乃舜典之誤及衍字傳寫之失
也此章及不告而娶章及原原而來數語及祇載見
瞽瞍數語皆當是舜典中語蓋舜登庸以後事全見
於堯典登庸以前及家庭事乃在舜典也此注上文
云逸書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則此正當作孟子所
言諸舜事皆舜典逸書所載謂亡失文中語也舜旣

諂堯後人乃又妄沾及宇呂氏春秋去私篇云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高誘注云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十子殆丹朱爲胄子不在數中趙氏於丹朱外稱八庶不依呂覽以丹朱在九子中史記索隱引皇甫謐云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也此依呂覽爲說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丹朱之外尚有九庶高誘亦以意推說耳若據莊子堯殺長子考監明則丹朱本以次長宜嗣或當事舜之時長子已亡惟有九男丹朱仍得在數中又未可定謂丹朱獨見堯典者堯典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允子朱啟明馬融注云羲和爲卿官若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羲和周氏錫尚書證義云釋言若順也釋詁登成也周禮司勳民功曰庸若時登庸順天時以成民功也史記本紀於命羲和之下即承云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此事指上羲和而言馬氏此本爲注然則並非求禪未知趙氏所本趙氏佑溫故錄云天下定於與子本萬古之常經自堯始變之亦以得人如舜而然耳然且至歷年多施澤於民久而後定若當洪水未作天下

方乎堯止應率其常苟欲息肩亦惟禪子朱郎不肖擇在朝賢相以輔之可矣萬不獲已擇九男中之賢與之可矣必無預設成心急圖改計求不知誰何之人草次而爲之是亂天下也豈堯之所以爲堯哉彼以疇咨爲求禪不可不辨也引晉獻公之事者僖公二十四年左傳介之推云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君謂重耳五人以事見於春秋者重耳之外若申生夷吾奚齊卓子是也

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注】天下之善士多就舜而悅之胥須也堯須天下悉治將遷位而禪之順愛也爲不愛於父母其爲憂愁若困窮之人無所歸往也

【疏】注天下至悅之○正義曰史記五帝本紀云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呂氏春秋愼人篇云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澤天下悅之秀士從之善士仰秀士也又云其遇時也登爲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

般無不斂說○注胥須至禪之○正義曰漢書叙傳上集注引應劭云胥須也史記廉頗藺相如傳索隱云胥須古人通用管子大匡云姑少胥其自及也注云胥待也待即須也堯待天下悉平謂既歷試諸艱齊七政類上帝揖五瑞作教刑四罪而天下咸服然後令舜攝行天子之政也按爾雅釋詁云胥相也方言云胥輔也吳越曰胥胥天下即輔相天下易所謂裁成輔相以左右民也史記本紀云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以利天下而授舜即是輔相天下也說文辵部云遷登也登即升也進也謂進而升諸君位也○注順愛至不往也○正義曰趙氏以不順於父母即上云父母之不我愛故以順爲愛也論語堯曰篇云四海困窮廣雅釋詁云困窮也歸往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注〕欲貪也〔疏〕注欲貪也○正義曰說文欠部云欲貪欲也呂氏春秋大樂篇云天使人有欲論威篇云人情欲生而惡死尚誘皆以貪釋欲

而不足以解

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注】言爲人所悅將見禪爲天子皆不足以解憂獨見愛於父母爲可以解己之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注】慕思慕也人少年少也艾美好也不得於君失意於君也熱中心熱恐懼也是乃人之情【疏】注艾美好也○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程氏考古篇曰經傳無以艾爲好之文衛有士子陳其所見云少當讀爲少長則習騎射之少艾當爲乂艾創衷減之義慕少艾

云者知好色則慕差減于孺子時也按曲禮五十曰艾疏謂髮蒼白色如艾也蓋古但訓艾爲白而白義含有二焉以髮蒼白言謂之老以面自折言則謂之美同取於艾之色也戰國策魏牟謂趙王曰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高誘注云艾美也屈子九歌懲長劬兮擁幼艾王逸注亦以艾爲美好晉語狐哭語申生曰國君好艾大夫殆韋昭注以艾爲孽臣乃指男色之美好者漢張衡東京賦齊騰驪以沛艾薛綜注以沛艾爲作姿容貌程氏謂傳載中無以艾爲好者豈誠說乎說文祇據魯頌曲禮訓爲長老遺孟子國語國策等所用一義不當因以改讀孟子翟氏說是也然艾古通乂亦通刈說文云乂芰艸也或从刀是乂刈艾字同書皋陶謨云俊乂在官馬鄭注並云才德過千人爲俊百人爲乂以美好爲乂猶以美才爲俊卽以美爲士爲彥乂爲芰艸故義亦爲絕宣公十五年傳云鄭舒有三雋才注云雋絕異也雋郎俊美好之爲艾又如稱美色者爲絕色彼以艾無美好之義者矣然亦非取於艾色之白也○注熱中熱心熱恐懼也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禮樂交錯於中注云中心也故熱中爲心熱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

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北方生寒在變動爲慄在志爲恐宣明五氣篇云五精所并精氣并於腎則恐王冰注云心虛則腎并之爲恐然則恐懼生於寒不生於熱生於心虛不生於心熱趙氏以不得於君是不爲君所寵用將被譴斥故恐懼耳近時通解以熱中爲躁急是也腹中論云帝曰夫子數言熱中消中不可服高梁芳草石藥石藥發瘨芳草發狂夫熱中消中者皆富貴人也今禁高梁是不合其心禁芳草石藥是病不愈願聞其說岐伯曰夫芳草之氣美石藥之氣悍二者其氣急疾堅勁故非緩心和人不可以服此二者又云熱氣慓悍藥氣亦然此謂熱中之病心不和緩心不和緩是爲焦急孟子借病之熱中以形容失意于君者也

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注大孝之人終身慕父母若老萊子七十而慕衣五采之衣爲嬰兒匍匐於父母前也我於大舜見五十而尙慕父母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二

十在位在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疏】注若老萊至前也○正義曰舊疏引高士傳云老萊子楚人少以孝行養親極甘脆年七十父母猶存萊子服斑蘭之衣為嬰兒戲親前言不稱老為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因為嬰兒啼誠至發中楚室方亂乃隱耕於蒙山之陽著書號萊子莫知所終今皇甫謐高士傳無此文馬氏驌繹史引列女傳云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自娛著五采褊斕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臥地為小兒啼或弄雛鳥於親側令劉向列女傳亦無此文○注書曰至五十也○正義曰阮氏元挍勘記云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作三十在位閩監毛三本三作五考文古本作二段玉裁曰作五者非也作三者亦未是作二者是也古文尚書舜生三十登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馬融王肅姚方興本之為舜年百十二歲之說今文尚書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十載大戴禮五帝德史記五帝本紀皇甫氏帝王世紀皆本之為舜年百歲之說王充趙岐皆從今文者也論衡氣壽篇日舜生三十徵用二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適百歲矣趙注此章五十而慕云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二

十在位在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合三十二十正是五十乃爲五十而慕之證今本作三十在位何可通邪今本論衡亦改二十在位作三十在位使下文適百歲之語不可掍皆由不知今文古文之異也鄭康成注古文而用今文正古文正義謂鄭元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此正鄭說三當作二以今正古故正義冠之以鄭元讀此經云六字不則直曰鄭某云鄭云而已未嘗有鄭元讀此經云之例讀此經者明此經之本不如是也此所以馬王姚作三十在位而鄭作二十也

章指言夫孝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於其父母莫有可也孝道明著則六合歸仁矣

【疏】夫孝至先之○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孔韓本作夫古本作大白虎通孝道之美百行之本也漢書平當上言稱孝經曰人之行莫大於孝鄭康成論語注孝爲百行之本人之爲行

莫先於孝漢書杜欽傳欽對策白虎殿云孝人行之所先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注詩齊國風南山之篇言娶妻之禮必告父母舜合信此詩之言何爲違禮不告而娶也疏注詩齊至娶也○正義曰引詩在南山篇第三章傳云必告父母廟箋云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蓋詩爲文姜嫁魯桓公而發時魯惠公及仲子俱歿桓娶文姜無父母可告故傳以爲告廟而箋則兼言生死以補之舜之告則議於生者矣近時通解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謂誠如詩之所言則告而娶宜莫如舜舜詩在舜後趙氏謂舜合信此詩之言非其義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注舜父頑母嚚常欲害

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怨懟於父母也

疏注舜父至母也○正義曰父頑母嚚尚書堯典文史記五帝本紀云瞽瞍愛後妻子常欲殺舜後焚廩揜井亦其事也爾雅釋言云懟怨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注禮娶須五禮父母亢答以辭是相告也帝謂堯也何不告舜父母也

疏注禮娶至告也○正義曰五禮者蓋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也儀禮士昏禮記納采之辭云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對曰某之子憃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致命曰敢納采記問名之辭云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記納吉之辭云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記納徵之辭云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

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記請期之辭云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對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曰某命某聽命於吾子對曰某固惟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對曰某敢不須敬凡此皆父母亢答之辭也史記酈生陸賈傳云與天子抗衡索隱引崔浩云抗對也抗與亢通亢亢答即對答漢書高帝紀沛公還軍亢父注引鄭氏云亢亢音人相抗答是也

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注帝堯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敢違則不得妻之故亦不告疏注帝堯至不告○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此言瞽義不可以違帝而可以禁其子帝力可以制瞽而不可強舜爲違父也析義精審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注完治也廩倉階梯也使舜登廩屋而捐去其階

焚燒其廩也一說捐階舜即旋從階下瞽瞍不知其已下故焚廩也使舜浚井舜入而即出瞽瞍不知其已出從而葢其井以爲死矣【疏】注完治至死矣○正義曰說文宀部云完全也古文以爲寬字禮記祭統云不明其義君人不全注云全猶具也葢原有此廩屋有破毀處使舜登而補葺完全之亦是治也說文云亩穀所振入宗廟粢盛倉黃亩而取之故謂之亩从入回象屋形中有戸牖倉穀藏也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呂氏春秋季春紀發倉窌高誘注云方者曰倉荀子榮辱篇云有囷廩注云方曰廩是倉廩通稱也劉熙釋名釋宮室云階梯也如梯之有等差也禮記喪大記云虞人設階注云階所乘以升屋者說文木部云梯木階也葢階與梯畧有別此完廩所用以升屋者則是木階故以梯釋之以別乎東階西階之階也說文手部云捐棄也棄即去也故云捐去其階一說旋階者訓捐爲旋也爾雅釋器云環謂之捐小爾雅廣言云旋還也環還字通捐爲環是即爲旋也捐階與出對言出

是人而即出故以揖●帝是旋從階下也史記五帝本紀云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爲築倉廩予牛羊瞽瞍尙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瞍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深入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索隱引列女傳云二女教舜鳥工上廩是也正義引通史云瞽叟使舜滌廩舜告堯二女女曰時其焚汝鵲汝衣裳鳥工往舜既登廩得免去舜穿井又告二女二女曰去汝裳衣龍工往入井瞽叟與象下土實井舜從他井出去也按今列女傳但言舜往飛出不言鳥工蓋飛出即所謂旋也通史梁武帝撰見隋書經籍志或云使完廩者父母也焚廩者瞽瞍也只一瞽瞍此舜所以得免出從而揜之此句尤明蓋雖惑於後妻而父子之恩原不泯斷到死生之際自有以斡旋之即謂之慈父可也史記集解引劉熙云舜以權謀自免亦大聖有神人之助也

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注】象舜異母弟謨謀蓋覆也都於也君舜也舜有牛羊倉廩之奉故謂之君咸皆績

功也象言謀覆於君而殺之者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舜之有取其善者故引其功也疏注象舜至功也○正義曰史記五帝本紀云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是象爲舜異母弟也爾雅釋詁云謨謀也釋言云弇蓋也孫炎注云蓋亦覆之意襄公十七年左傳云不如蓋之服虔注云蓋覆蓋之是蓋爲揜郎爲覆也故爾雅釋詁云都於也近時通解謂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都君趙氏謂有倉廩牛羊之奉故謂之君奉郎漢帝紀列侯幸得餐錢奉邑之奉廣雅釋詁云奉祿也既食祿奉則是尊官儀禮喪服傳君至尊也注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雖成都未肯君之故解都爲於是時未知所處何等故但以奉知爲君也咸皆也績功也均爾雅釋詁文阮氏元釋蓋云爾雅釋言蓋割裂也害曷盍末末古音皆相近每加協旁互相假借若以爲正字則失之書呂刑曰鰥寡無蓋蓋郎害字之借言堯時鰥寡無害也僞傳云使鰥寡得所無有掩蓋失之矣爾雅釋文蓋舍人本作害孟子謀蓋都君此兼并廩言之蓋亦當訓爲害

也若專以謀蓋爲蓋井而不兼焚廩則咸我績咸字無所著矣牛羊父母倉廩父母

注欲以牛羊倉廩與其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注干楯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弤彫弓也天子曰彫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棲牀也二嫂娥皇女英使治牀欲以爲妻也疏注干楯至妻也○正義曰干楯戈戟詳見梁惠王下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通典引揚雄淸英云舜彈五弦之琴而天下化堯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是舜彈五弦之琴也音義云弤都禮切丁音彫云義與弴同趙氏讀弤爲彫故以爲彫弓毛詩大雅行葦敦弓旣堅傳云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釋文云敦音彫孔氏正義云敦與彫古今之異彫是畫飾之義故曰敦弓畫弓也冬官弓人爲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彼不言畫文不具耳此述天子擇士宜是天子之弓故言天子敦弓其諸侯公卿宜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畫矣定

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事不經見未必然也按氏周皆訓至說文車部云輦抵也鄭氏士喪禮注云輞輦也輦字同輞之爲抵猶彤之爲弡矣乃此時堯不當有禪舜之意以弡爲天子之弓於義未協趙氏佑溫故錄云弡或別一弡弓之名舜所常用亦如五弦之琴爲舜自作者耳按廣韻引埤蒼云弡舜弓名趙氏佑溫故錄之說爲得之矣廣雅釋器云棲謂之牀釋詁云棲故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棲者人物所棲也郎皮閣之意也藝文類聚引尸子云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易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妻之以媓媵之以娥列女傳母儀傳云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漢書古今人表女英作女罃大戴禮記帝繫篇云舜娶於帝堯之子謂之女匽匽英一聲之轉也荀子修身篇云少而理曰治呂氏春秋振亂篇云欲民之治也高誘注云治整也使二嫂整理安息之處猶云侍寢也

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

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注象見舜生在牀鼓琴愕然

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疏注象見至情也○正義曰說文土部云在存也存亡猶死生也故以生釋在史記五帝本紀云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鄂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此與孟子略不同按孟子之文舜已出井而象乃揜蓋是舜先已在宮象揜畢而後來舜未見舜先已聞琴故愕然反愕與選同說文辵部云選相遇驚也漢書張良傳云良愕然欲歐之注云愕驚貌也淮南子氾論訓云紂居於宣室而不反其過高誘注云反悔也列子仲尼篇云回能仁而不能反注云反變也謂悔其不當來而變易其初心也史記以瞽瞍與象實土後舜乃從匿空旁出故以爲象先居舜宮鼓其琴舜後入宮見之若此則家先不知舜未死既居舜宮必已彰其跋扈之迹則鬱陶思舜之言何能自揜史記非也惟其舜先從井出潛自入宮知象所將來故鼓琴以示之既示其未死且威以和此象知所以愕然而悔也說苑建本篇云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晳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蹷然而起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晳聽其歌聲令

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汝聞瞽瞍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然則舜之牀琴非漫然矣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方言鬱悠思也晉宋衛魯之間謂之鬱悠鬱猶鬱鬱也悠猶悠悠也楚辭九辨云馮鬱鬱其何極鄭風子衿篇云悠悠我思合言之則曰鬱悠方言注云鬱悠猶鬱陶也凡經傳言鬱陶者皆當讀如臯陶之陶鬱陶鬱悠古同聲舊讀陶如陶冶之陶失之矣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云爾雅釋詁篇鬱陶繇喜也郭璞注引孟子鬱陶思君禮記曰人喜則斯陶邢昺疏引孟子趙注云象見舜正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慚是其情也又引下檀弓鄭注云陶鬱陶也據此則象曰鬱陶思君爾乃喜而思見之辭故舜亦從而喜曰惟茲臣庶女其于予治孟子固已明言象喜亦喜蓋統括上二段情事其先言象憂亦憂特以引起下文非眞有象憂之事也因悉數諸書以鬱陶爲憂思之訓念孫按象曰鬱陶思君爾則鬱陶乃思之意非喜之意言我鬱陶思君是以來見非喜而思見之辭也孟子言象喜亦喜者

象見舜而僞喜自述其鬱陶思舜之意故舜亦誠信而喜之非謂鬱陶爲喜也凡人相見而喜必自道其相思之切豈得即道其相思之切爲喜乎趙注云我鬱陶思君故來是趙意亦不以鬱陶爲喜史記五帝紀述象之言亦云我思舜正鬱陶楚辭九辯云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則鬱陶爲思其義甚明與爾雅之訓爲喜者不同郭璞以孟子證爾雅說也閻氏必欲解鬱陶爲喜而思君爾甚爲不辭既不達於經義且以史記及各傳注爲非傎矣又按爾雅悠傷憂思也悠憂思三字同義故鬱悠既訓爲思又訓爲憂管子內業篇云憂鬱生疾是鬱爲憂也說文悠憂也小雅十月之交篇悠悠我里毛傳云悠悠憂也是悠爲憂也悠與陶古聲同小雅鼓鍾篇憂心且妯衆經音義引韓詩作憂心且陶是陶爲憂也故廣雅釋言云陶憂也合而言之則曰鬱陶九辯鬱陶而思君王逸注云憤念蓄積盈胸臆也魏文帝燕歌行云憂來思君不敢忘又云鬱陶思君未敢言皆以鬱陶爲憂凡一字兩訓而反覆旁通者若亂之爲治故之爲今擾之爲安臭之爲香不可悉數爾雅云鬱陶繇喜也又云繇憂也則繇字即有憂喜二義鬱陶亦猶是也是故

喜意未暢謂之鬱陶檀弓正義引何氏隱義云鬱陶懷喜未暢意是也憂思憤盈亦謂之鬱陶孟子云楚辭史記所云是也暑氣蘊隆亦謂之鬱陶摯虞思游賦云戚潺暑之鬱陶兮余安能乎留之斯夏侯湛大暑賦云何太陽之赫曦乃鬱陶以興熱是也事雖不同而同為鬱積之義故命名亦同閻氏謂憂喜不同名廣雅誤訓陶為憂亦非也爾為辭者禮記檀弓爾毋從從爾爾注云爾語助是也方言云忸怩慙歰也楚郢江淮之間謂之忸怩或謂之慼咨戴氏震方言疏證云晉語君忸怩顏韋昭注云忸怩慙貌趙岐注孟子云忸怩而慙廣雅忸怩慼咨也忸怩慼咨並雙聲廣雅疏證云忸與恧同恧字从心衄聲忸怩慼咨皆局縮不伸之貌也釋言云衄縮也縮與慙義相近縮謂之衄又謂之蹙猶慙謂之忸怩又謂之慼咨也　舜

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注】茲此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也故舜見來而喜曰惟念此臣眾汝故助我治事【疏】注茲此至治事○正義曰爾雅釋詁云茲此也惟思也庶眾也詩周頌維天之命序釋文引韓

詩云惟念也汝其于予治解爲汝故助我治事者白
虎通五行篇云姑者故也毛詩周南卷耳我姑酌彼
金縢傳云姑且也汝其于予治謂汝姑且于予治也
于與於通爾雅釋詁云於代也代予治卽是助我治
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于爲也爲助也趙注女故
助我治事是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孟子或問著
於淳熙丁酉後其辭曰林氏謂司馬公以爲是時堯
將以天下禪舜瞽象雖愚亦豈不利其子與兄之爲
天子而欲殺之乎借使殺之堯必誅已宜亦有所不
敢矣蘇氏以爲舜之側微己能使瞽象之不格姦矣
豈至此而猶欲害之哉以此皆疑孟子之謨程子以
爲此非孟子之言乃萬章傳聞之謨而孟子有不暇
辨耳是數說者恐其皆未安也蓋天下之事有不可
以常情測度者使瞽象而猶知利害之所在則亦沫
爲甚頑且傲而舜之所處亦未足爲天下之至難矣
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陷於刑戮且聖賢於世俗傳
聞之事有非實者必辯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豈有
知其不然而不暇辯者哉余謂世誣舜以瞽瞍朝己
孟子則辯其必無誣舜以放象則辯其未嘗有凡於
傳謫之迹未有不辯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者豈有

知其不然而故設言其理若金氏謂祇在發明聖人處變之心苟得其心則事迹有無都不必辯殆幾於戲矣人囿習而不察耳

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 注 萬章言我不知舜不知象之將殺之與何爲好言順辭以答象也 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注 奚何也孟子曰舜何爲不知象惡己也仁人愛其弟憂喜隨之象方言思君故以順辭答之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 注 僞詐也萬章言如是則爲舜行至誠而詐喜以悅人矣 疏 注僞詐也○正義曰淮南子本經訓云其心愉而不僞高誘注云僞虛詐也 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

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注】孟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因爲說子產以喻之子產鄭子國之子公孫僑大賢人也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魚在水羸劣之貌洋洋舒緩搖尾之貌攸然迅走水趨深處也故曰得其所哉重言之嘉得魚之志也【疏】注孟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否不也不者事之不然也否者說事之不然也故音義皆同孟子萬章曰然則舜僞喜者與孟子曰否注孟子言舜不詐喜也又咸邱蒙問舜南面而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孟子曰否注言不然也又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注堯不與之又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孟子曰否然也萬章又問孔子於衛主癰疽孟子曰否然也萬章又問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孟子曰否然注皆曰否不也不如是也注以不如是釋否然今本正文皆誤作否不然語贅而注不可

通矣否字引申之義訓爲不通如易之泰否堯之否
德小雅之否難知也論語之子所否者皆殊其音讀
符鄙切○注校人主池沼小吏也○正義日校人見
周禮夏官掌馬政鄭康成以爲主馬者必仍校視之
賈氏疏以爲讀從曲禮與少儀效馬效羊取效見義
此於畜魚之校人無涉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云
天子校獵顔師古注云校獵者以木相貫穿總爲闌
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說者或以爲周官校人掌出
獵之馬因云校獵亦失其義養馬稱校人者謂以爲
闌校以養馬耳故呼爲閑也按師古解校人是也廣
雅釋木云校楓柴也哀公四年公羊傳云亡國之社
蓋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地官媒氏注云亡國之社
奄其上而棧其下是柴郎棧亦校郎棧也管子內業
篇云傳馬棧者掫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
己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
己傳曲木亦無所施矣淮南于道應訓云柴箕子之
門注云箕子亡之朝鮮舊居空故柴護之蓋編木圜
其四而用之於亡國之社則爲柴其下用之以護箕
子之居則爲柴箕子之門用於車上爲車箱則爲棧
車亦爲柴車用以畜馬則爲馬棧亦郎爲校爲閑用

以畜魚則爲積柴爲槮即亦爲校爾雅釋器云槮謂之涔毛詩正義引孫炎云積柴養魚曰涔說文木部云栫以柴木雝也郭璞江賦云栫澱爲涔編木爲棧以養馬因而主馬者稱校人編木爲涔以養魚因而主魚者稱校人此校人所以爲主池沼小吏也春秋左傳吳囚邾子於樓臺栫之以棘謂以棘宋其下也說文木部云校木囚也以編木囚繫人與以編木繫馬畜魚同禮記禮運云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此郊棷蓋即校棷即所謂以木相貫穿爲闌校以遮禽獸也○注圉圉至志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云圉禁也圉與圄通宣公四年左傳云圄伯嬴注云圄囚也說文口部云圉囹圉所以拘辠人圄圉即圄困也下洋洋爲舒緩搖尾此時尚未改幽閉困禁之狀故爲圉圉國語晉語優施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人皆集於苑己獨集於枯注云吾吾不敢自親之貌苑茂木貌施謂鳥烏集於茂木則暇豫里克不暇豫而集於枯則吾吾不如鳥烏吾吾爲集枯之狀不能暇豫故先云暇豫之欲其不吾吾也此吾吾即圉圉不敢自親之貌即在水羸劣之貌也毛詩大雅牧野洋洋傳云洋洋廣也陳風泌之洋洋傳云洋洋

廣大也廣大則不局促不局促故舒緩哀十七年左傳云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孔氏正義云鄭衆以爲魚肥則尾赤方羊遊戲洋洋猶言方羊魚遊尾動故以搖尾狀其舒緩遊戲之情也攸與悠同爾雅釋詁云悠遠也舍人注云行之遠也遠與深義同逝如論語逝者如斯夫之逝陽貨篇日月逝矣皇侃疏云逝速也走水趣深處解攸然迅字解逝字

閩監毛三本水趣二字倒嘉誤作喜

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注 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故子產不知校人之食其魚象以其愛兄之言來向舜是亦其類也故誠信之而喜何爲僞喜也

疏 注方類至類欺○正義曰淮南子精神訓云以萬物爲一方高誘注云方類也方之義爲比類之義亦爲比凡事之

荒誕非理者則無所比類校人之言有倫有脊實有此圉圉洋洋攸然而逝之情而比類之也故不虞其欺耳

章指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也不告而娶守正道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注怪舜放之何故疏注怪舜放之何故○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韓非有云瞽瞍為舜父而舜放之象為舜弟而舜殺之放父殺弟不可為仁則云象欲殺舜猶其繆之小焉者矣萬章知無放瞍殺象之事而不能無疑於放象之說孟子力辨其並無之則其餘邪說悉不待辨而息已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注舜封象於有庳或有人以為放之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

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注舜誅四佞以其惡也象惡亦甚而封之仁人用心當如是乎罪在他人當誅之在弟則封之疏舜流至咸服○正義曰此虞書堯典文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竄塞也讀若虞書竄三苗之竄二竄本皆作竄安人所改也竄三苗于三危與言流言放言極一例謂放之令自匿故孟子作殺三苗卽左傳槃蔡叔之槃蔡爲正字竄殺爲同音假借殛鯀爲極之假借左傳曰流四凶族投諸四裔劉向曰舜有四放之罰屈原曰永過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王注言堯長放鯀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此周禮廢以馭其罪注廢猶放也舜極鯀于羽山是也此條釋文以宋本極紀力反可證洪範鯀則殛死釋文本又作極多方我乃其大罰殛之釋文本又作極左傳昭七年

昔堯殛鯀於羽山釋文本又作極魯頌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箋云屆極也引書鯀則極死又云致天所以罰殛紂于商郊牧野正義云屆極虞度釋言文釋言云極誅也武王致天所罰誅紂於牧野定本集注皆又云殛紂於牧野殛是殺非也小雅後予極焉毛曰極至也鄭曰極誅也正義曰極至釋詁文極誅釋言文合魯頌小雅兩箋兩正義觀之則釋言之爲殛誅甚明今爾雅作殛誅也葢誤以洪範多方殛字鄭作極例之則知周禮注引極鯀於羽山鄭所見尚書自作極是極不作殛也假殛爲極亦如孟子假殺爲竄當作鯀因是放極而死於東裔韋昭注晉語云殛放而殺也此當作放而死也高注呂覽云先殛後死此當作先極此後死若呂覽副之以吳刀山海經殺鯀於羽郊則言之不從不可信矣然則馬注尚書趙注孟子韋注國語皆云殛殺誅也何也曰此皆用釋文極誅也之文謂正文殛當作極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史記正義云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讙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竄塞也謂塞之使不得通中國周禮大司馬職云犯令陵政則杜之之鄭注云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亦

此義也殛誅誅謂責遣之非殺之也按萬章以舜放
象爲問故舉四罪之放以例之○封之有庳○正義
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水經注王隱曰應陽縣本泉
陵之北部東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山下有象廟後
漢東平王蒼傳注有鼻國在今永州營道縣北袁
譚傳注今猶謂之鼻亭舜都蒲版而封象於道州鼻
亭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誠爲可疑如孟子所論親
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來何以不
在中原近畿之地而置之三千餘里之外邪蓋上古
諸侯之封萬國其時中原之地必無閒土可以封故
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有庳之在今永州府零陵縣
已成千古定所經文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
及待一年之貢期五年之朝期以伸吾親愛情者有
兄居蒲版弟居零陵陸阻太行水絕洞庭較諸驩兒
放處尤遠千里之理且果零陵之國比歲一至則往
反幾將萬里其勞已甚數歲而數至勢必日奔走於
道路之風霜之中而不少寧息親愛弟者固如是乎蓋
有庳之封必近在帝都而今不可考或曰然則今零
陵曷爲傳有是名也括地志云鼻亭神在營道縣北
六十里故老傳言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

爲鼻亭神此爲得之翟氏灝考異云漢書鄒陽傳作封之於有畀服虔注曰畀音畀子之畀師古注曰音鼻又武五子傳舜封象於有鼻師古注曰有鼻在零陵今鼻亭是也後漢東平王蒼傳昔象封有鼻三國志樂陵王茂傳亦曰昔象之爲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庳與鼻皆從畀與之畀音皆讀爲庳故其字得迺借○注舜誅四佞○正義曰書言四罪趙氏謂之四佞者明其罪在佞也論衡答佞篇云竄罪皆人所欲也雖有君子之行猶有飢渴之情君子則以禮防情以義制欲故得循道循道則無禍小人縱貪利之欲踰禮犯義故進得苟佞苟佞則有罪夫賢人君子也佞人小人也佞人問曰行合九德則賢不合則佞世人操行者可盡謂佞乎曰諸非皆惡惡中之逆者謂之無道惡中之巧者謂之佞人聖人形憲佞在惡中聖王賞勸賢在善中純潔之賢善中殊高賢中之聖也善中大佞惡中之雄也○注仁人用心當如是乎○正義曰當與嘗通萬章上篇是時孔子當陀說苑引作是孔子嘗陀荀子君子篇先祖當賢注云當或爲嘗是也禮記少儀馬不常林釋文云常本亦作嘗是當嘗常三字通國語周語固有之乎注云固

猶嘗也禮記曲禮求毋固注云固常也固之義為常嘗即亦為當故趙氏以當釋之王引之經傳釋詞云固猶乃也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注孟子言仁人於弟不問善惡親愛之而已封之欲使富貴耳身為天子弟雖不仁豈可使為匹夫也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注萬章問放之意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注象不得施教於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而納貢賦與之比諸見放也有庫雖不得賢君象亦

不侵其民也【疏】象不至民哉○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象不得有為非舜禁之使不得也乃或之見為如是耳蓋天子使吏治其國則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事古封建之本如是後世始擅命自為然漢制諸侯王猶為置傅相蓋循古意舜固以之休逸象優其賦入以奉養象或者不察遂妄意舜之禁象使不得有為故謂之放就令如此象亦豈有暴民之事哉是皆孟子推或言之意又正答有庳之人何罪一語意也故下復有雖然一轉此時象久被舜烝乂之教亦自不至於暴民然舜之為是正不慮象之鰥民第欲其常常來見唯使治國有人賦入無缺故象得輕身時來歡聚與他人必及朝貢之期者不同又時以政事相接使象得觀己所行以益進於善此之謂也與上故謂之相比照論舜之待象當如此不當如彼也蓋孟子所以發明仁人親愛之心委婉詳盡如此

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注】雖不使象得豫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

常見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閒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者實親親之恩也

疏注欲常常見之無已○正義曰詩大雅文王箋云長猶常也說文云長久遠也長而又長故爲無已○注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正義曰說文言部云謜徐語也从言原聲孟子曰故謜謜而來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趙注如流水之與源通據此謜本作源源古作原蓋許引孟原原而來證從原會意之指○注不及至恩也○正義曰虞書堯典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鄭康成注云四朝四季朝京師也巡守之年諸侯見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鄭意謂每天子巡守之明年東方諸侯春季來朝京師其又明年南方諸侯夏季來朝又明年西方諸侯秋季來朝又明年北方諸侯冬季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矣孝經鄭注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

一巡守熊氏以爲虞夏制法諸侯之朝分爲四部四年乃徧總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守孝經注先儒疑非鄭注然此條則是熊氏推衍亦得鄭意按此所謂常禮也常禮五年一朝此不待朝貢常禮故歲歲自至京師也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者詩鄭風緇衣序云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孔氏正義云武公既爲鄭國之君又復入作司徒衛風淇澳序云淇澳美武公之德也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孔氏正義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爲公卒章正傳云卿士者卿爲典事公其兼官在尚書如蘇公爲司寇齊侯呂伋爲天子虎賁氏皆以諸侯兼理京師之政事推之於虞當亦有然有庫之君不依朝貢常期而歲歲自至故云若兼治京師政事而天子以政事接見之也經文直云以政接於有庫則是實有政事原非空至觀上云汝其于予治則象以諸侯兼治王事朝政事可知封象於有庫而兼掌朝政所以不得有爲於其國也人見其不得有爲於國故謂之放不知所以不得有爲於其國者正有爲於天子之朝也其非放也明矣趙氏增若字則以本非有政事矣

此之謂也

注 此常常以下

皆僞書逸篇之辭孟子以告萬章言此乃象之謂也

疏注此常至謂也○正義曰趙氏蓋亦以此文在舜典中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據云此之謂也則有庳以上自是古書成文當是尚書文矣其欲常常句承雖然之下雖然云者承上轉下之詞則欲常常二句乃孟子之言非古書成文矣斷自不及貢始以爲尚書逸文庶幾近之

章指言懇誠於內者則外發於事仁人之心也象爲無道極矣友于之性忘其悖逆況其仁賢乎

疏友于之性○正義曰後漢書袁紹傳云友于之性生於自然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

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注】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諺語也言盛德之士君不敢臣父不敢子堯與瞽瞍皆臣事舜其容有蹙踖不自安也孔子以爲君父爲臣岌岌乎不安貌也故曰殆哉不知此語實然乎【疏】注咸丘蒙孟子弟子○正義曰廣韻丘字注云漢複姓四十四氏孟子有咸丘蒙隱居閭氏若璩釋地續云古人以所居之地得姓氏不必定常於其地如咸丘魯地而蒙家則齊人是咸丘二字見爾雅左高曰咸丘見春秋桓公七年焚咸丘杜注咸丘魯地高平國鉅野縣南有咸亭咸丘複氏自以此○注其容至實然乎○正義曰趙氏連云蹙踖蓋讀蹙爲曾西蹵然之蹵即蹴踖也楚辭離騷云蹙高余冠之岌岌兮注云岌岌高也高則危而不安漢書韋賢傳云岌岌其國注引應劭云岌岌欲毀壞也翟氏灝考異云舜見瞽瞍其容有蹙五句墨子非儒篇孔某與其門弟子閒坐曰夫舜見瞽瞍蹴然此時天下圾乎韓

非子忠孝篇引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文選諷諫詩注引孟子曰天下大哉岌岌乎按韓非所引之記卽咸丘蒙所引之語蓋當時早有以此等說筆之於書者矣蹙造二字古通韓詩外傳史魚死不於正堂治喪衛君問知其故造然召蘧伯玉貴之而退彌子瑕淮南道應訓孔子觀宥卮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並以造代蹙殆哉岌乎乃時人恒語莊子天地篇述許由之言亦云殆哉圾乎天下音義曰圾本又作岌管子小問篇桓公言欲勝民管仲曰危哉君之國岌乎

孟子曰否注言不然也**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注東野東作田野之人所言耳咸丘蒙齊人也故聞齊野人之言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疏注東野至事也○正義曰趙氏以東爲爲東方之東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趙氏注此章於東字妙有體會不然何不云齊之西或北野人乎至

今濟南府齊東縣則嘗置於元憲宗三年以鎭而名於孟子無涉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注】孟子言舜攝行事耳未爲天子也放勳堯名徂落死也如喪考妣思之如父母也遏止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疏】堯典曰○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孟子堯典曰二十有八載至四海遏密八音今無所行尚書在舜典中按伏生尚書原只堯典一篇無舜典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以舊別有舜典而其時已亡故東晉梅賾獻尚書孔傳亦無舜典至齊建武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始分堯典爲二以愼徽五典至末謂之舜典而加二十八字於其中此僞書也故漢光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巡狩至章帝時陳寵奏言唐堯著典眚災肆赦皆是舜典文而皆冠以堯典之名即前漢王莽傳所引十有二州皆稱堯典後西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

上疏引肆類上帝諸文亦稱堯典自僞書一出而羣
然改從則是古書一篇而今誤分之非古書二篇而
今誤合之也今尚書作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
載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孟子萬章上堯典曰二十有
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
音春秋繁露煖燠孰多篇尚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
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閼密八音三年說
文歺部殂往死也虞書曰放勛乃殂落此可證尚書
本作放勳釋文引馬融注以放勳爲堯名孟子滕文
公上放勳日勞之來之注放勳堯號也此古義也王
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史記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
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
八年而崩徐廣曰堯在位凡九十八年按上文堯欲
巽位自言朕在位七十載合二十八載凡九十八年
史記與經合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殂往死也从
歺且聲虞書曰勛乃殂二徐本皆如是宋本說文及
洪適所引皆可證至集韻類篇乃增放字至李仁甫
乃增之曰放勛乃殂落或用改大徐本堯典曰二十
有八載放勳乃殂落見孟子春秋繁露皇甫謐帝王
世紀所引皆如是此作勛乃殂據力部勳者小篆勛

者古文勳則許所稱眞壁中文也而無放落二字葢孟子萬子所稱者皆今文尚書也許所稱者古文尚書也孟子何以稱今文尚書伏生本與孔安國本皆出周時放勛何以但稱勛或言放勛或言勛一也葢當時臣民所稱不一也殂落何以但言殂云殂則已足矣不必言殂落也釋詁崩薨無祿卒殂落殪死也白虎通曰書言殂落死者各自見義堯見憯痛之舜見終各一也此其所據皆今文尚書且爾雅無妨殂落二字各爲一句也師古注王莽傳引虞書放勳乃殂則唐初尚書尚有無落字者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百姓義二有指百官言者書百姓與黎民對禮大傳百姓與庶民對是也有指小民言者不必夏代亦始自唐虞之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是也四書中百姓凡二十五見惟百姓如喪考妣三年指百官葢有爵十者爲天子服斬衰三年禮也孟子已明注曰舜師諸侯以爲堯三年喪喪並平聲持服曰喪如喪考妣三年郎楨弓力喪三年耳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孟子所引上言二十有八載下云三年則堯典之文可載年皆有僞孔氏因爾雅唐虞曰載之文改年爲載且三年是喪考妣之期當屬上爲句不可改載

而下屬也此經下文別言四海乃謂民間則百姓自是羣臣矣○注放動堯名○正義曰名號通稱詳見滕文公篇○注如喪至甚也○正義曰趙氏言思之如父母猶云親其君如父母也蓋謂百姓即下四海之民惟如喪考妣所以遏密八音也故云八音不作哀思甚也兩思字相貫爲一事也遏止也爾雅釋詁文說文言部云謐靜語也一曰無聲也詩周頌夙夜基命宥密禮記孔子閒居引此詩注云密靜也賈子新書禮容篇引詩作宥謐趙氏讀密爲謐故云無聲也

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注日一王一言不得並也

疏孔子曰至二王○正義曰禮記曾子問篇云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坊記云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喪服四制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大戴禮記本命篇云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

矣【注】不以堯為臣也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注】詩小雅北山之篇普徧率循也徧天下循土之濱無有非王者之臣而曰瞽瞍非臣如何也【疏】注詩小雅至之臣○正義曰詩在小雅北山第二章毛傳云溥大率循濱涯也說文日部云普日無色也水部云溥大也孟子作普是假借字詩作溥正字也儀禮士虞禮記云普淖注云普大也詩大雅召旻溥斯害矣箋云溥徧也周徧即大也率循也爾雅釋詁文孔氏詩正義云說文云浦水濱廣雅云浦涯然則許濱涯浦皆水畔之地同物而異名也詩意言民之所居民居不盡近水而以濱為言者古先聖人謂中國為九州以水中可居曰洲言民居之外皆在水也鄒子曰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其有瀛海環之是地之四畔皆至水也濱是四畔近水之處言率土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

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注】孟子言此詩非舜臣父之謂也詩言皆王臣也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不得養父母乎是以怨也【疏】此莫至勞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賢勞也小雅北山篇我從事獨賢孟子萬章篇引此詩而釋之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賢亦勞也賢勞猶言劬勞故毛傳云賢勞也鹽鐵論地廣篇亦云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鄭箋趙注並以賢爲賢才失其義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賢多財也賢本多財之稱引伸之凡多皆曰賢人稱賢能因習其引伸之義而廢其本義矣小雅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傳曰賢勞也謂事多而勞也故孟子說之曰我獨賢勞戴先生曰投壺某賢於某若干純賢多也按呂氏春秋愼人篇云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嘗爲時相傳此詩爲舜作故咸邱蒙引見爲問孟子

直據北山之詩解之則詩非舜作明矣六經之故說學至戰國疏陋已極孟子不獨論舜兼以明詩

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注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志詩人志所欲之事意學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說詩者當本之志不可以文害其辭文不顯乃反顯也不可以辭害其志辭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子然遺脫不遭旱災者非無民也人情不遠以己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爲得其實矣王者有所不臣不可謂皆爲王臣謂舜臣

其父也【疏】故說詩至得之。○正義曰說文文部云文錯畫也序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宣公十五年左傳云故文反正為乏國語晉語云夫文蟲皿為蠱是文即字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詞意內而言外也从司言有是意於內因有是言於外謂之詞詞意者文字之義也言者文字之聲也詞者文字形聲之合也詞與辛部之辭其意迥別辭者說也从𤔔辛𤔔辛猶理辜謂文辭足以排難解紛也然則辭謂篇章也詞者意內而言外从司言此謂摹繪物狀及發聲助語之文字也積文字而為篇章積詞而為辭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詞害辭也孔子曰言以足志詞之謂也文以足言辭之謂也大行人故書計詞命鄭司農云詞當為辭說此二篆之不可混也故顧氏鎮虞東學詩以意逆志說云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而孟子之詔咸邱蒙曰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後儒因謂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又謂少間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道理此論讀書窮理之義則可耳詩則當知其事實而後志可見志見而後得失可判也說者又引子貢之知來子夏之起予以為聖門之可與言詩者如是而後世必求其人鑒其事此孟子

所謂固哉高叟者而非聖賢相與言詩之法也不知學者引申觸類六者通四闢無所不可而考其本旨不識各有歸如切磋本言學問之事則凡言學問者無不可推而謂詩論貧富可乎索絢論禮本有先後之序則凡有先後者無不可推而論詩可乎後學斷章取義當用之後論理論事不可用以釋詩也然則所謂逆志者何他日謂萬章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正惟有世可論有人可求故若之意有所措而彼之志有可逆今不問其世為何世人為何人而徒吟哦上下去來推之則其所逆乃在文辭而非志也此正孟子所謂害志者而烏乎逆之而又烏乎得之孟子之論北山也惟知為行役者之刺王故逆之而得其嘆賢勞之志其論凱風也惟知七子之毋末嘗去其室故逆之而得其過小不怨之志不然則普天率土特悉王悉臣之恆談耳凱風自南吹彼棘心亦蓼蓼者莪匪莪伊蒿之何類耳何由於去古范范之後核事考情而得其所指哉夫不論其世欲知其人不得也不知其人欲逆其志亦不得也孟子若預憂後世將秕糠一切而自以其察言也特著其說以防之故必論世知人而後逆志之說可用之

○注文詩至之辭○正義曰說文彡部云彣𢒑也有部云𢒑有彣彰也然則文章之文本作彣省而作文與文字之文義別趙氏以文章釋文文是讀文為彣也淮南子本經訓云發動而成於文高誘注云文文章也禮記仲尼燕居云文為在禮注云文章所為皆以文為彣與趙氏同辭則孟子己明指周餘黎民靡有子遺為辭即皆天之下四句為辭此是詩人所歌詠之辭己成篇章者也○注文不顯乃反題也○正義曰趙氏以文為文章是所引以興此即篇章上之文宋如我獨賢勞辭之志也莫非王臣則辭之文也說詩當以辭之志為本而顯之若不以意逆志則志宜顯而反不顯文不顯而反顯矣文字於說詩非所取故解為詩之文章詩之文章則辭之文宋也○注辭曰至父也○正義曰雲漢詩在大雅序言宣王遇災而懼每章皆言旱既太甚知詩人之志在憂旱災也已傳云子然遺失也箋云黎眾也周之眾民多有死亡者矣孑其餘無有孑遺者言又饑病也孔氏正義云孑然孤獨之貌言靡有孑遺謂無有孑然得遺漏按遺失失即佚遺佚即遺漏無有遺漏是皆不免於死亡下云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箋云天將遂旱餓殺我與先祖何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然則雖有孑遺乃虛設之辭謂旱災如此先祖若不助我恐懼使天雨則昊天上帝既不欲使我民有遺留周餘黎民必將飢饉餓病無有孑遺也不逆胡不相畏之志則周無遺民不逆我從事獨賢之志則溥天之下莫非王臣趙氏言民無孑然遺脫不遺旱災者與毛鄭義異白虎通有王者不臣篇言王者所不臣者三謂二王之後妻之父母夷狄也是王者有所不臣也妻之父母且不臣而轉臣父乎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注**尊之至瞽瞍為天子父養之至舜以天下之富奉養其親至極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此之謂也**注**詩大雅下武之篇周武王所以長言孝道欲以為天下法則此舜之謂也**疏**注詩大至謂也○正

義曰詩在大雅下武篇第三章毛傳云則其先人也箋云長我孝心之所思所思者其維則三后之所行子孫以順祖考爲孝義與趙氏異趙氏以孝思爲孝道者說文亼部云侖思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侖下云侖理也大雅毛傳云論思也論者侖之假借思與理義同也呂氏春秋察傳篇云必驗之以理高誘注云理道理也淮南子本經訓云喜怒剛柔不離其理高誘注云理道也是思亦道也大王王季文王皆明哲可法故毛以則爲則其先人舜之父頑未可法則故趙氏不從毛義而云爲天下則法也箋解永言配命以爲武王言趙氏以此永言爲問武王所以長言孝道則與鄭同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注 書尙書逸篇祗敬載事也夔夔齋栗敬慎戰懼貌舜既爲天子敬事嚴父戰栗以見瞽瞍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以是解咸邱蒙之疑

疏 注皆

尚至之疑○正義曰此引書不見二十八篇之中故爲逸篇之蒸亦舜典文也祇敬也爾雅釋詁文周書謚法解云載事也國語楚語云爲齋敬也禮記內則云進退周旋愼齊是齊爲敬愼也論語八佾篇云使民戰栗毛詩秦風黃鳥惴惴其慄傳云慄慄懼也云栗通慄是栗爲戰懼也趙氏以夔夔爲齊栗之貌故云敬愼戰懼貌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炳燭齋隨筆曰夔一足之物也凡人之立常時則兩足舒布有所畏則兩足緊並有若一足之物故曰夔夔也史記使天下之士重足而立亦此意按酷吏義縱傳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語尤顯引爾雅釋詁云允信也趙氏以瞽瞍亦信知舜之大孝釋瞽瞍亦允若是讀允字句若下爲孟子說書之辭近讀允若爲句從晚出古文禹謨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孟子既引此經遂言曰是爲父不得而子也趙氏讀允字絕句若字屬下人孟子語中似不合孟子語意故聲之裁節之而別爲之解允誠也若善也舜敬事瞽瞍見之必敬愼戰栗瞽瞍化之亦誠實而善所謂烝烝乂不格姦也

章指言孝莫大於嚴父而尊之矣行莫過於蒸蒸執

子之政也此聖人之軌道無有加焉【疏】孝莫大於嚴父○正義曰見孝經聖治章第九執子之敬一本作執子之政

孟子正義卷十八終

孫授易詩校字